



潘國森

「泛民」盡皆花鐵干

香港政界有所謂「泛民」，源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反對派自稱「民主派」，後來改稱「泛民主派」，簡稱「泛民」。近年反對派入面的激進勢力抬頭，這股新興政治力量不肯以「泛民」自居，有時甚至與「泛民」勢不兩立。

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雨傘革命」期間，筆者改稱「泛民」為「反民邪教」。一來「泛」與「反」音近，反對派對於全部有利於民生的事都反對，實是「反民」；二來他們是早已變質到以邪教手法營運！

邪教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無知」和「仇恨」兩大元素！教民腦袋無知，教主才可以任意愚弄和擺佈；教民心有仇恨，教主才可以叫他們作奸犯科，甚至殺人放火。

二零一九年參與「小孩暴動」、「螞蟻革命」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暴徒，以及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可以說清一色有以下毛病：思想下流自私；言語俗氣無恥；行為暴戾惡毒。

讀者諸君回想一下三個月多來的暴動，跟潘某人的形容有差異嗎？

誰是花鐵干？

他是「我的朋友查良鏞」其中一部不太受人重視的中篇小說《連城訣》的一個壞人。有評論指出《連城訣》是一部充斥大量壞人的小說，粗心大意的讀者可能忘記了這一號人物。花鐵幹是「南四奇落花流水」的老二，他們一起追捕大惡人血刀老祖。南四奇分別是「仁義陸大刀」陸天抒、「中平無敵」花鐵干、「柔雲劍」劉乘風和「冷月劍」水岱。「落花流水」是四人姓氏的諧音。

金庸寫道：「他（花鐵干）為人雖然陰狠，但一生行仗義，並沒做過

什麼奸惡之事，否則怎能和陸、劉、水三俠相交數十年，情若兄弟？只是今日一槍誤殺了義弟劉乘風，心神大受激盪，平生豪氣霎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再受血刀僧大加折辱之後，數十年來壓制在心底的種種卑鄙齷齪念頭，突然間都冒了出來，幾個時辰之間，竟如變了一個人一般。」

花鐵干是怎樣由大俠變成無恥小人？這要靠作者巧妙安排，四大俠追捕血刀老祖到了積雪的高山，一場雪崩讓追得最近的劉乘風與血刀老祖單對單比拚內力。原本四大俠任何一人的武功都與血刀老祖不相伯仲，這時花鐵干追上來，按金庸小說的江湖規定，花鐵干只宜在一旁掠陣，過早出手的話劉乘風也未必高興。但是花鐵干貪功，出全力在背後偷襲，血刀老祖從雪壁倒影和背後勁風得知，當機立斷跳崖保命。花老二這就誤殺劉老三。然後血刀老祖利用雪地優勢，打敗陸天抒和水岱，花鐵干就怕得要死。男主角狄雲誤打誤撞，打死了血刀老祖。但是花鐵干已經無法回頭，他後來就如筆者今回給「反民邪教」和「螞蟻革命」暴徒的十八字真言：「思想下流自私；言語俗氣無恥；行為暴戾惡毒。」

我們回頭看早期的「泛民」，成員都是有一定專業資格和學養的社會精英，有理由相信他們都有改善香港社會的抱負。可是回歸後新一代的接班人都漸次變質。今年之內，都「竟如變了一個人一般」！

當然筆者這番比喻，看官不必與《連城訣》事事對應。不過，香港要撥亂反正，我們還是必須認清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就是「泛民盡皆花鐵干」呀！



思後天地

祝福祖國富強起來

七十年前的十月一日，偉大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從此，中國人站起來了。40年前，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上宣佈中國改革開放，從此，中國人民富起來了。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來，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國富力強，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七十年以來，久經幾代領導人領導下，中國風雨兼程，人民團結奮鬥，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至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成為在外交上、經濟上、軍事現代化上、社會民生上舉世矚目的國家。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華誕，無數國家紛紛向中國送上祝福，並一致點讚中國在這七十多年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實在令人佩服，值得學習。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一帶一路」以及世界命運共同體等等，眾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深受互利互惠的中國方案而獲益良多。在世界上強起來的新中國，令人羨慕，令人學習，受到眾人一致的祝福。作為中國人，深感驕傲與自豪。藉此新中國七十華誕到來之際，我們祝福祖國前程錦繡，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走向更大勝利。

十月一日，新中國華誕，在北京天安門將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以及十萬名官兵同樂遊行歌舞。可以說這是多麼令人嚮往的盛會啊！更可以驕傲地說，這是世界人民所嚮往的一大盛事。《我和我的祖國》這首歌成為新中國祝壽的經典歌曲，從媒體上可看到人們在自豪又輕快地唱出這首歌，彰顯了人民對祖國母親熱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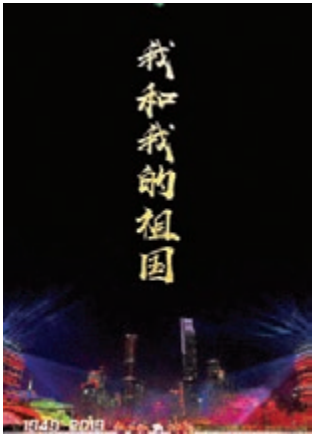
的情懷，令人相當感動。毫無疑問，這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心中話。是因為深愛祖國，經歷了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發展和進步，致令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滿滿，人民深感幸福而發自內心的感恩說話。

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二年了。背靠祖國，深受祖國的眷顧，允許香港融入祖國發展大計，香港人民深受國家的愛護而感幸福。遺憾的是，最近三個月以來，因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示威，實際上是在搞「港獨」，「反中」又不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基本法，某些人的暴力行為實在令人痛心疾首。而這一些人大部分都是青年學生，因無知受惑，甚至作出撕國旗、燒國旗和破壞國徽等等違法違紀的暴徒行為。相較之下，當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祖國人民一片忠心、一片愛國心為祖國七十華誕而歡慶的偉大場面時，實感到慚愧和痛心。

雖然基本法賦予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惜最近所見，反政府、反警察、挑戰「一國兩制」的犯法違紀行為等等，試問問，我們如何面對當前的困局呢？我們擁護特首林鄭月娥領導香港特區政府以「四大行動」

來回應所謂「五大訴求」，加強與各界市民溝通，可惜受到令人十分痛心、十分反感的不恰當回應。芬姐曾經接受訪問，呼籲大家要「留下愛，放下恨」，特別是向青年學生說上合理又有教養的說話。可是某些青年人，愈來愈放肆了。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發生侮辱國家、非常不文明的反動行為，令人髮指。

作為一個中國香港人，需要深刻反省之。



■祝賀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



翠袖乾坤

先進的人臉識別科技

幼童玩躲迷藏常掩着自己的小臉，以為他看不到別人，人家也看不到他，稚子可愛惹人憐愛。不過，若成年人仍在玩這遊戲就會被諷為鴛鴦。大家都聽過「國王的新衣」這童話，奉承國王說那件只有聰明人才看得到的新衣很漂亮，就如游說別人蒙了臉人家便不知你是誰，蒙面犯事的人就是赤裸身體、自以為是的蠢國王。要知道當今科技先進，身份識別技術日新月異，蒙了臉仍法網難逃！

即如行李箱內的違禁品都逃不過各地海關的X光機，管你用層層衣物包裹。在恐怖分子日益猖獗的今天，各國都重視人臉和身份識別技術以保障國家安全，生物認識識別技術近年應運而生。只要你是某地公民便會有身份記錄，無論在本地或海外犯事，可能一下子身份便被揭露。

一家中國企業發明了全球首個步態識別互聯系統「水滴慧眼」，即使目標人物蒙上了面，仍能憑其走路姿態識別出

來。早前有香港人報稱被襲，專家便憑閉路電視錄下人物的走路姿勢認定是他本人，因而控他報假案。

此外，個人心跳也是獨一無二的身份標誌，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稱，美國國防部的反恐技術支援部已使用一種新設備，就算遠至200米，只需30秒便可透過紅外線雷射探測目標人物心跳抖動的特徵，而能辨識其身份，據悉辨識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古雅智博士（Ajay Kumar）率領的團隊，成功研發出一套自動化個人身份識別系統及低成本3D指紋識別技術。前者利用波長頻譜攝錄有關人的虹膜、眼周特徵及面孔的高像素影像，以自動比對資料尋出對方身份。因為每個人的虹膜都和別人的不同，且不會隨年齡改變。眼周圍的特徵如上下眼角的弧度、摺紋、淚溝、細紋、眼角形態等，作為識別指標十分準確。這類技術已經在很多國家使用。



百家廊

付秀宏

英國人的幽默

英國人的幽默，對於很多外界想了解他們的人而言，就是憨豆先生。內斂少言，卻總能讓你感到被捉弄。對英國人來說，出乎尋常的怪異是一種別樣的慰藉。比如一家英國動物園的告示寫道：請不要在動物園柵欄邊站立、坐下、攀爬或倚靠。你一旦掉下去，會讓動物感到噁心，謝謝。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鄙視和冷血，性命關天的事情居然這樣表達。

英式幽默的精髓——冷！英國人的幽默是那種一邊痛苦一邊幸福的類型。這一點在英國電影《唐頓莊園》表現最突出，格蘭瑟姆伯爵收到《鐵達尼號》觸礁的消息時，對伊迪斯小姐說：「任何船在沉沒之前都不會沉沒，在事故發生之前沒有人會說它發生。」看似廢話，實則頗有哲理。

英式幽默不僅善於諷刺別人，更喜歡調侃自己，英國人藉此接受殘酷而荒謬的現實。英國人的笑點，首先在於自嘲，其次是諷刺，第三是製造各式「不合時宜」的窘境，第四是善於玩富有特色的文字遊戲。我把英國人的幽默評價為「有笑有淚、有血有肉」。

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是一個很聰明的家伙，他的幽默透着英國人精巧的味道。毛姆成名之前，生活非常貧困。他寫了一部很有價值的書稿，但出版後卻無人購書。為引起讀者的注意，毛姆在各大報刊上刊登了如下的徵婚啟事：「本人，喜歡音樂和運動，

是一個年輕而富有教養的百萬富翁。我希望能找一個和毛姆小說中的主角完全一樣的女性結婚。」這條獨具匠心的廣告，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幾天之後，他的新書就全賣出去了。好一個別有洞天的自大式自嘲模式，好一個高超的自我炒作手段，妙！

一個英國出版商想得到大文豪蕭伯納對他的讚譽，藉以抬高自己的身價，讓自己在業界更有名。當他看到蕭伯納正在評論莎士比亞的作品時，就拜訪蕭伯納說：「啊，親愛的先生，您又評論莎士比亞了。是的，從古到今，真正懂得莎士比亞的人太少了，算來算去，也只有兩個。」蕭伯納聽後，已明白了他的意思，請他繼續說下去。「是的，只有兩個人，這第一個自然是您蕭伯納先生了。還有一個，您猜是誰？」蕭伯納說：「那當然是莎士比亞自己了。」這個文字遊戲玩得太高明了，事實本來就是這樣的，沒有其他任何人比莎士比亞更懂自己了，不着痕跡，盡得風流。

英國人喬納森·斯威夫特常外出考察民情。有一天，住在一家農舍。他叫隨從把髒靴子拿出來刷一刷，但隨從沒有幹這活兒。第二天，喬納森·斯威夫特問隨從，對方答道：「路上都是泥，刷了有什麼用？很快還會沾上泥的。」喬納森·斯威夫特沒說什麼，只叫他立即出發。隨從問：「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呢？」喬納森·斯威夫特說：「現在吃早飯有什麼用呢？吃過了，很快又會餓的。」他第一時間就

讓隨從在窘境裡活上一會兒，然後在第二時間兩個人相視大笑起來。

英國首相丘吉爾和大作家蕭伯納唇槍舌劍，常常針鋒相對。有一次，蕭伯納的新戲上演，他託人給丘吉爾送去兩張票，同時附了張紙條：這是我的新戲首演的票，一張給您，另一張您可以帶個朋友去——如果您有朋友的話。丘吉爾知道蕭伯納是在諷刺自己樹敵太多，於是把票退了回去，也附了張紙條：很抱歉，我有事不能去看您的首演，但我樂意第二天晚上去看——如果您的戲能演到第二場的話。正是鏘鏘鏘鏘，不讓毫釐。

英國劇作家阿瑟·柯南道爾著有《福爾摩斯探案集》，為全世界讀者所追捧。他曾當過雜誌編輯，每天要處理大量退稿。一天，他收到一封信，信上說：您退回了我的小說，但我知道您並沒有把這篇小說讀完，因為我故意把幾頁稿紙黏在了一起，您並沒有把它們拆開，這樣做很不好。阿瑟·柯南道爾回信說：如果您吃早餐時盤子裡放着一隻壞雞蛋，您大可不必把它吃掉，完全可以把它扔了。

一位英國人酒喝多了，回不了寓所，住進了一家小客店。半夜，他渴得厲害，大喊夥計要喝水，無人應答。怎麼辦？他靈機一動，大喊道：「救火啊，救火啊！」頓時，全店亂成一團，所有的人都起來了。他繼續喊叫，不一會兒，夥計便拿着蠟燭衝了進來，問：「火在哪裡，怎麼看不到呢？」「在這兒，火在喉嚨裡，快給我端水來，澆滅它！」



網人網事

要文藝也要血拚

平日裡總是追求當個文藝青年的小狸，內心另一面卻有一個同樣強大的購物狂人格，當靈性和物慾屢屢對峙；無意中便促成了多年來的一個秘密愛好：買博物館紀念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買紀念品」，並不是指逛完博物館後順便到出口的旅游商店踴躍一圈買個賀卡蓋個章的遊客行為，而是指認真的、特意的、經常性地刷全球各地博物館的線上商店，收集喜歡的藝術衍生品的行為。

小狸的這個愛好，最早開竅於N年前參觀雲南省博，當時跟着工作的訪問團，行動並不太自由，但趁着大家上廁所的空檔，小狸還是見縫插針衝進了紀念品商店並飛速檢索到一條十分特別的銀質項鍊，其吊飾取材於該館收藏西漢廣南羽人船紋銅背鼓上的紋飾，距今已經2,000年。那條項鍊當時只要二百三塊，但做工非常精緻，造型優美又實際，而且非常重要的，直到今天，我都再也沒有看到哪裡有賣（哪怕是雲南省博官方線上商店），甚至在互聯網上都找不到一張圖片。對於文藝青年來說，這種幾乎獨一無二的特別感以及兼具的文化感，實在是太棒了。

自那之後，小狸開始特別關注各地的博物館紀念品，或者更準確地說應該叫藝術衍生品，內地後來也流行叫文創。與此同時，隨着互聯網發展，全球各大博物館開始紛紛設立線上商店。線上商店簡直是博物館衍生品愛好者的最大恩物，不僅隨時可逛、時

常可逛，還能搶到心儀的限量品，很多還有會員折扣、過季折扣等。

於是，這些年小狸陸續成了全球不少博物館的忠實顧客，從台北故宮的仿青花穿蓮龍紋天球瓶買到北京故宮的清明上河圖全景手卷，從荷蘭梵高博物館的「吃土豆的人」設計師限量手錶買到香港 Van Gogh Senses 的名作系列手錶，從大英博物館的紙莎草文獻帆布包買到都會博物館的無花果菜園裙，從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的高畑動手作熊貓買到巴黎鑄幣廠的小王子手錶……在這座物美價廉又不流俗的秘密花園裡，文藝理和血拚理都表示很滿意。

到了最近幾年，在北京故宮的帶動下，內地的文創產業明顯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淘寶天貓上開設官方旗艦店的內地博物館愈來愈多，很多國外的著名博物館也都紛紛進駐。前不久，清華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與天貓聯合發佈了《新文創消費趨勢報告》，顯示淘寶和天貓平台2019年的文創成交規模比2017年增長了3倍，僅去年1年就有16億人次訪問了線上博物館紀念品店，其中1億用戶為90後。更有趣的，報告還顯示，內地的「帶貨王」是乾隆，其帶貨能力是唐伯虎的10倍，但是距離全球冠軍范高還差一點。

雖然秘密花園貌似變得愈來愈大眾，但小狸還是很高興，因為喜愛它的人愈多，它就會發展得愈快、愈好，內地博物館的文創產品水平目前還趕不上國外成熟的大博物館，但人氣旺了，進步也就指日可待了。



信而有征

劉征

前陣子我家巷口的馬路開始翻修，整個路面被挖出了一丈來深的溝壑，只在路的一邊留出了八十公分寬的小徑供人行走。一到雨天，那條佈滿了塵土的小徑就泥濘一片。人一經過，鞋底馬上全帶了泥。

最初我對此情形十分厭惡，沒想到有一天下午這條爛路卻帶給我出乎意料的驚喜。那天我正好去小巷中間的菜場買菜。原本路好的時候，這家菜場是遠近馳名的菜新鮮，又便宜，附近幾條街的人都常來光顧。菜場裡於是經常水洩不通。現在道路陡然被毀，小菜場在溝的另一邊，進貨買菜都不方便了，來的人一下子少了許多。沒辦法，菜場老闆只得在路面搭出一座兩米長的木板小橋。每次買菜，都得穿橋而過。

說是座小橋，其實簡易得不像話。橋面是幾塊爛木板搭起來的，下面墊着幾個生了鏽的顏料筒子。人一走上去，搖搖晃晃的好像上了船。但就這兩米長的簡易小橋，讓這條溝有了水鄉的情韻，過橋好像是到了某個小鎮上唯一一家菜場買菜。

以眼斷秤

說來也巧，我去買菜那天，店裡就我一個人。老闆正自顧自地玩手机，我徑直走進去挑菜，等我把要買的菜一一歸攏好遞給老闆時，他卻沒有要起身的意思，只是拿起幾袋菜看了兩眼，然後說：「就給六塊錢吧。」說完，用手指指旁邊的二維碼，又開始玩起了手機。我一看，六塊錢換了一大袋麵條，一大袋西紅柿，還有兩根大蔥。

這事要攤在二三十年前，我會覺得很正常。那會兒我們家住一個鎮上，周圍人家都彼此熟識。有時玩累了，隨便找上一家，坐下去就聊個沒完。至於以眼斷秤，也是常事。但換作今天的杭州，總覺得像是玩了一把穿越。我後來想想，可能是客人銳減之後，店裡老沒生意，老闆也就不再指望掙錢，只想維持到路修好再說。

不過，雖然是隨口說出的錢數，裡面卻大有門道。首先這菜場老闆得有個好眼力，能一眼斷出這些菜的斤兩、價格。這一點倒不難，成日賣菜的，總有幾分眼力。難得的是，這種眼力還要考慮到買家的感受。為此，賣家就得抱着有一點自願吃虧的心理，說出來的錢數必得

讓買家感覺到物有所值，這才留得住客人。

這本來是小農經濟常用的一種大概經濟學。有交易，也礙於情面。都是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分毫的吃虧佔便宜都被往來的鄉情所掩蓋。在現代生活裡，這種鄉鄰觀念早已失傳。忽然之間，因為道路不暢，又被我遇到這樣的事。儘管只是偶爾一次，也讓人在新鮮的同時，感受到了懷舊帶來的驚喜，自然我對這個菜場也更感親切了。

更妙的是，買了菜出來，經過另一家雜貨舖，正好撞見老闆娘在招呼迎面走來的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平頭小哥兒：「翔翔，你去哪兒？」小哥兒很平常地回答，說：「我到你家買蛋啊。」瞬間我剛剛生出的、來自封閉社區的親切感變得又剛了。

忽然想起幾年前曾去參加過的一個讀書會，當時會上分享的書是《獨自打保齡球》，一本慨嘆現代社會衰落的哀傷之作。在這個正在整修的小巷裡，因為所有人都不再光顧，我又重新感受到來自於封閉社區那些左鄰右舍的交情，一種久已生疏，卻依然似曾相識的，帶着親密感的、平和的、與世無爭的生活。